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七真因果傳
第五回 馬員外勤奉養師禮 王重陽經營互道財

又說馬員外聽說提確的老人來了，即忙出外接著，拜請老人到家內。那老人隨著他來到廳上，竟自坐在椅兒上，大模大樣，氣昂昂的問曰：「你叫我進來有何語言？」馬員外曰：「我見你老人家偌大年紀，終日乞討，甚是費力，不如就在我家內住下，我情願供養於你，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？」話未說完，那老人勃然變色說道：「我是乞討慣了的，不吃你那無名之食。」馬員外見老人變臉變色，不敢再言，抽身進內，對孫淵貞說：「那提鐵確的老人被我請在家內，我說要供養他，他言不吃我無名之食，眼見是不肯留之意，因此來問你，看你怎樣安頓？」孫淵貞聞言笑曰：「豈不聞君子謀道不謀食，小人謀食不謀道。」你見面便以供養許他，是以飲食誘之也，君子豈可以飲食誘之乎！是你出言有失，話不投機，待我出去，只要三言兩語，管叫老人安然住下。」

非是先生不肯留，只因言語未相投。

淵貞此去通權變，管叫老人自點頭。

且說孫淵貞來到廳前，見了老人拜了一拜，通了個萬福，只見那老人笑曰：「我乃乞討之人，有何福可稱？」孫淵貞曰：「你老人家無掛無礙，逍遙自在，豈不是福耶？不憂不愁，清靜無為，豈不是福耶？這塵世上許多富貴之家，名利之人，終日勞心，多憂多慮，妻恩子愛，無休無息，雖曰有福，其實未能受享，徒有虛名而已，怎似你老人家享的真福！」那老人聞言，哈哈大笑曰：「你既知逍遙自在是福，清靜無為是福，怎不學逍遙自在？怎不學清靜無為？」孫淵貞曰：「非不學也，不得其法也。欲逍遙而不得逍遙，欲清靜而不得清靜。」老人曰：「只要你肯學，我不妨教你。」孫淵貞曰：「既你老人家肯發心教我，我們後花園內有座邀月軒，甚是清靜，請你老人家到裡面住下，我們好來學習。」老人點頭應允。

說話投機古今通，先生今日遇知音。

知音說與知音聽，彼此原來一樣心。

且說老人聞淵貞之言，心中甚喜，點頭應允。馬員外即叫家人馬興將後花園邀月軒打整潔淨，安設牀帳被褥，桌椅板凳，一應俱齊，即請老人入內安身。又撥一個家童，名叫珍娃，倒茶遞水，早晚送飯。又說馬員外對孫淵貞曰：「我們同那老人講了半日話，未知他姓名，我去問來。」孫娘子說：「大恩不謝，大德不名，止可以禮相遇，何必定知其名？只呼為老先生，便是通稱。」馬員外不信，定要去問，孫淵貞攔擋不住，只得由他去問。馬員外來到後花園邀月軒，見老人在榻上打坐，馬員外走攏跟前，說道：「敢問你老人家高姓尊名？家住何方？為甚到此？」一連問了幾遍，老人圓睜雙目，高聲答曰：「我叫王重陽，家在陝西，千里不辭勞，為汝到這裡。」

馬員外聞亡言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老先生原來為我才到這裡。」王重陽拍手大笑曰：「咱正是為你才到這裡。」馬員外又問老先生為我到這裡。到底為何？王重陽曰：「到這裡為你那萬貫家財。」馬員外聽了這句話，又好笑，又好氣，老著嘴臉，抵他一句說：「你為我這萬貫家財，難道說你想要嗎？」王重陽答曰：「我不要，我便不來。」這兩句回言，氣得馬員外面如土色，急自出去。

先生說話令人驚，平白要人財與產。

世上未聞這事情，其中道理實難明。

且說馬員外出了邀月軒，遠走邊想，自言自語，這老兒好沒來頭，動不動便想別人的家財，虧他說出口來，連小孩都不如，還有甚麼道德？回到上房坐下，默默不語。孫淵貞見他臉色不對，必定又受了那老人的話，遂笑而言曰：「我叫你莫去問，你卻不信，定要去問，總是你問得不合理，被老先生言語衝突了，須要放大量些，不要學那小家子見識。」馬員外聞淵貞之言，顏色稍和，遂對淵貞曰：「我想那老兒是有德行的人，誰知是一個貪財鬼。」孫淵貞問道：「怎見得他是貪財之人？」馬員外便把王重陽要家財之言說了一遍。孫淵貞聽畢說道：「王老先生要你家財必有緣故，你怎不問個明白，常言道：「千年田地八百主。這財產是天地至公之物，不過假手於人，會用的受享幾十年，或幾輩人，不會用的，如兩打殘花，風捲殘雲，隨到手隨就化散了，又到別人手裡，所以說財為天下公物，輪流更轉，周流不息，貧的又富，而富的又貧，那有百世的主人翁，千年的看財奴。」

萬貫家財何足誇，誰能保守永無差。

財為天下至公物，豈可千年守著他。

且說孫淵貞勸丈夫馬鈺曰：「王老先生要我們這家財必有原因，只要他說得合理，無妨相送於他，況我們無兒無女，這家財終久要落在別人手裡。」話未說完，馬員外笑曰：「娘子說得好容易，我先輩祖人從陝西搬到山東，受盡千辛萬苦，掙下這一分家產，我雖不才，不敢把祖宗的苦功血汗白送與人。況且我們夫妻才半世年紀，若將家財舍與別人，我們這下半世又如何度日，又吃啥穿啥，豈不誤了大事？」孫淵貞曰：「枉自你是個男兒漢，卻這般沒見識，我們把家財送與他，是求他長生之道，既有了道，便修成了神仙，要這家財何用？」又曰：「一子成仙，九祖超升。怎麼對不過先祖？看來這一個道字，比你萬貫家財價值多。」

金銀財寶等恒河，財寶雖多終用盡。

不及道功價值多，道功萬古不消磨。

且說馬員外聽了孫淵貞之言，說道：「娘子之言，非為不美，倘若修不成仙，豈不畫虎不成，反類其犬？」孫淵貞曰：「人要有恒心，人而無恒，不可以作巫醫，何況學神仙乎？有志者事竟成，無志者終不就，只在有恒無恒，有志無志，常言神仙本是凡人做，只怕凡人心不專。只要專心專意做去，自然如求如願得來，歷代仙佛那一個不是凡人修成，難道生下地來。便是神仙麼？」馬員外聞言點頭稱善。

到了次日，到邀月軒來見王重陽說道：「老先生昨日說要我這分家財，但不知老先生要這些錢財以作何用？」重陽先生正色而言曰：「我意欲廣招天下修行悟道之士，在此修行辦道，將你這些錢財拿來，與他們養一養性，護一護道，使他們外無所累，內有所養，來時安安樂樂，共時歡歡喜喜。」重陽先生將這真情對馬員外說了，馬員外聞聽此言，心中方才悅服，但不知把家財舍與不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能做捨己從人事，方算超凡大聖人。